

带头劳动树新风

——河南农业学大寨经验之二

河南人民出版社

PDG

毛主席语录

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

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

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

农业学大寨

目 录

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

.....《河南日报》社论（1）

带头劳动树新风

——辉县各级领导干部领导群众开展农业学大寨的事迹

.....《河南日报》记者（4）

面貌要改变 干部带头干

——记林县泽下公社七峪基点组长程秋科带领群众

战天斗地的事迹

.....《河南日报》通讯员（15）

扎根基层干革命

——记西峡县驻队蹲点的好干部谢育

.....《河南日报》记者（21）

“这样的蹲点干部我们最欢迎”

——西陵公社党委副书记宋学兰

帮助后进队改变面貌的事迹

.....《河南日报》通讯员（29）

朝气蓬勃 勇往直前

——记民权县几位新干部蹲点劳动的事迹

.....《河南日报》通讯员（32）

坚强的女支部书记

——记遂平县杜庄大队党支部书记刘绿茵

.....《河南日报》通讯员、记者（36）

不怕困难的人

——记新乡县七里营公社宋庄大队党支部书记戚久旺

.....《河南日报》通讯员、记者（41）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淮阳县张营大队党支部书记杜有忠

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事迹

.....《河南日报》通讯员（47）

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

《河南日报》社论

昔阳县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经验传到我省以后，不少人曾经为之一惊：能做到吗？辉县各级干部首先用自己的行动回答了这个问题：能做到的。只要下定决心，转变领导作风，就一定能够做到。

伟大领袖毛主席一贯教导我们，**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文化大革命以来，特别是党的九大以后，我省各地曾经有大批县、社干部，走出机关，走出办公室，深入基层，和广大贫下中农一起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改天换地，做得很有起色。后来，由于林彪反党集团的干扰和破坏，受到过很大影响。随着批林整风运动的逐步深入，特别是党的十大以来，广大干部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是反修防修的一项带根本性的措施，又是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的迫切需要，纷纷背起行李，上山下乡，参加劳动，领导生产。目前，各级干部蹲点包队，带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已经蔚然成风，大家你追我赶，力争上游，出现了一派十分鼓舞人心的大好形势。

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我们指出了走向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引导我们联系群众，联系实际，用劳动的汗水来洗涤修正主义的污泥，更加焕发无产阶

级的革命朝气。但是，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尚未肃清，“入党做官论”、“变相劳改论”，以及各种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依然存在，会时时刻刻地影响我们，诱使我们脱离劳动，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甚至舒舒服服地滑到修正主义的泥坑里去。在这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面前，何去何从，对于每一个干部，都是一种严峻的考验。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以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来抵制各种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和进攻，才能保持普通劳动者的本色，永葆革命青春，为党为人民作出应有的贡献。

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制度，领导机关、领导干部要起带头作用。无论是一个县或是一个公社，一、二把手扛着农具下地了，他所在机关动起来了，下面的干部就会闻风而动，急起直追。反之，一、二把手如果老是坐在机关里，下面的干部也就不能或者不愿意离开办公室。领导干部到农村中去，带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就能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艰苦奋斗的作风带到广大群众中去，同时又可以直接向群众学习，汲取丰富领导思想和改善领导作风的政治营养，提高领导水平。广大干部带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必将大大激发广大群众的劳动热情，使它象火山爆发那样喷涌出来，成为移山倒海、改天换地的巨大力量。

“不参加劳动也能搞好工作。”这是欺人之谈。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劳动者，又是革命的领导者，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只有作一个普通的劳动者，才能同群众保持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只有同群众保持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才能率领广大群众，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勇猛前进。

“昔阳经验好是好，就是学不到。”说这种话的同志，需要扪心自问：为什么学不到？无非是身上背着个好逸恶劳的资产阶级思想包袱，还有一个官僚主义架子挡着道。他们应当积极参加批林整风运动，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放下包袱，轻装前进。

目前各地应当紧密结合批林整风运动，认真检查一次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情况，总结经验，发扬成绩，纠正缺点，继续前进。机关要实行“三三制”，组织各级领导成员和在职干部，不论老干部还是新干部，除老弱病残者外，都轮流下乡蹲点，参加劳动，做好工作，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努力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对于在集体生产劳动中表现好的干部，要随时予以鼓励和表扬，以便进一步激发广大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积极性。

向辉县学习，让昔阳经验在我省各地开花结果！

（原载《河南日报》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带头劳动树新风

——辉县各级领导干部领导群众开展农业

学大寨运动的事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洪流推动着干部队伍的思想革命化和工作作风革命化。

中共辉县县委、县革委的主要领导成员，这些年来，上山下乡，总是随身带着锤、钻及其它劳动工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在开凿辉陵洞的时候，县委书记、县革委主任郑永和同志背着大锤来到工地，把棉衣一脱，就和固村大队贫农社员张宝吉结成对子，在洞里抡锤打钎。他俩比赛着抡锤，谁比谁都卖力气。虽是寒冬腊月，两个人都干得满身汗水！

郑永和的锤，在陈家院水库打过，在愚公洞打过，在楼村、黄道水、拍石头等大队打过。辉县有很多干部、群众看到过郑永和同志打锤，听到过郑永和同志的锤声。

郑永和同志的锤声，震动了广大干部社员的心。人们从郑永和同志抡锤这一既平凡而又不那么平凡的举动中，看到了辉县县委和县革委立志带领全县人民重新安排辉县河山的坚强决心，看到了辉县广大干部同群众同甘共苦、奋发图强的革命精神，看到了崭新的干群关系。

辉县从县委、县革委会的负责同志带头抡锤劳动的那一天起，全县范围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便更加蓬蓬勃勃地开展起

来了。

“身教胜于言教，行动指挥最好”

辉县革委会成立不久，县革委会的主要领导同志便分别到农村蹲点劳动，郑永和也带着一个工作组，到了常村公社固村大队。这时县委机关里有人私下议论：“当一把手的，理应留在机关里主持全面工作，怎么一头栽到点上去了？”“一头栽到点上，怎么招呼面上的工作？”“老郑文化大革命前没有当过第一把手，看来是缺乏经验！”

郑永和同志到固村大队蹲点，决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经过文化大革命，回顾了近二十年的历史和自己走过的路程，世界观上有一点变化，感情上有一点变化，作风上有一点变化”，在实际行动上的体现。在文化大革命中，郑永和受到革命群众的冲击，促使他进行了一场痛苦的思想斗争：解放后二十多年了，为什么有些社、队“山河依旧”，怨谁？除了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就怨自己，怨自己没有听毛主席的话，没有把工作做好。说起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有人唱高调：“劳动谁不会！”似乎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很容易，其实，说起来很容易的事做起来并不容易。过去打仗要流血牺牲，今天干革命，无非是流点汗，手上打几个泡，为什么不能拿出当年打仗的劲头来领导三大革命，参加实际斗争。郑永和长时间和贫下中农在一起，摸索到了一条经验：“身教胜于言教，行动指挥最好。”他想：许多事情，过去不是没有说到，而是没有做到。县以下的工作主要是农村，当“第一把手”的，如果浮浮飘飘，怕苦怕

累，摆官架子，上行下效，就等于腐蚀干部队伍，危害革命大业。这是中了刘少奇“入党做官论”、“读书做官论”的流毒，必须彻底批判。当“第一把手”的，一定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始终保持革命理论、革命原则和实际行动的一致，如此，才能率领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郑永和同志当了县革委主任，便决心在改善干部作风上作一些文章。县革委决定实行“三三制”，县革委召开的许多会议都搬到农村最艰苦的地方或水利、交通建设工地去开，半天开会、半天劳动，不断地组织县直各单位干部职工、学校师生等参加农业生产劳动。

按照“三三制”的要求，县委、县革委的主要领导人都要深入基层蹲点，参加劳动。郑永和是第一把手，上哪里去蹲点？常村公社固村大队是全县闻名的“老大难”单位，历来人们只知道那里复杂、难办，不知道问题究竟在哪里。此刻老郑自己问自己：“固村大队这个‘老大难’，为什么光派一般同志去，你自己为什么不到最困难的地方去？”他学习了毛主席的谆谆教导，找到了问题的答案：“作一个革命的领导者，一定要迎着困难上，不能绕开矛盾走。”

老郑到了固村大队，就以全力领导群众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运动，学习党的基本路线，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大煞资本主义妖风。并且，始终如一地带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冬春季节，他顶风冒雪，带头抡锤打钎，带领十八至四十五岁的男女社员“人人学当石匠”，用自己开的石料，筑渠修地。在烈日炎炎的夏天，他和社员们一起，割麦打场。在紧张繁忙的秋天，老郑和社员一起深翻土地，常常天不明就下

地去了。有一回，大队党支部书记郭玉宝眼看着郑书记劳累太狠，心疼地对他说：

“郑书记，你还得考虑全县五十多万人的问题，别干了，歇歇吧！”

老郑说：“干着也能考虑全县的事呀！”

老郑说的是实话。去年秋季，老郑在固村大队蹲点劳动，深翻土地，心里想着：眼下农活正忙，深翻地这件事弄不好就会滑过去，影响种麦质量。县委当即发出通知，要求各公社党委书记带着深翻地的劳动工具到固村大队报到。他们在固村大队翻了一晌地，边干边谈。吃饭的时候，老郑说：“这回请你们来，就是为着深翻地，大家回去就这样干吧！”——老郑经常召开这样的田头会议。事实证明，这种开会方法，生动活泼，效果很好。

今年夏天，割麦以后，老郑外出开会回来，发现自己蹲点的固村大队深锄玉米地的情况不好，心里想着：全县有二十多万亩玉米是割麦前点种的，割麦后抓紧深锄，便能丰收，错过时机，就要减产。“需要促一下”。想到这里，他就建议县委召开各公社党委书记会议，让公社党委书记们来检查县委常委的蹲点劳动情况。好的受到表扬，差的作了检讨。——这种“倒检查”的方法，影响很大，后来各公社党委纷纷仿行，进一步激发了广大干部参加集体劳动的积极性。

老郑和贫下中农心连心，他在固村大队蹲点，贫下中农有啥心里话都跟他谈，情况摸得透，问题看得准，原来是一小撮阶级敌人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腐蚀干部队伍，弄得大队领导班子瘫痪，资本主义泛滥。老郑白天和社员一起劳

动，夜晚和社员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忆苦思甜，发动群众，批斗阶级敌人，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斗倒了阶级敌人，教育了广大群众，挽救了犯错误的干部，煞住了资本主义的歪风邪气。社会主义正气上升了！革命推动了生产，促进了生产力的大发展。老郑在固村大队蹲点劳动五年，这个大队的农业总产量增长了四倍。

许多县、社领导干部都以郑永和同志为榜样，带头到困难地方去蹲点劳动，推动了农业学大寨运动。

那些曾经怀疑过第一把手该不该下乡蹲点劳动的人，如今再也不怀疑它的正确性了。

“看准了就干，再大困难也不变”

正当辉县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时候，林彪反党集团刮起了一股反革命的妖风。

一九七〇年冬天，上八里公社党委书记据怡书同志脱下鞋袜，踩着冰水，正和社员们一起，在石门河的河沟里清理坝基，动工修建石门水库。修建这个水库，是上八里公社广大贫下中农多年来的夙愿：一九五八年动工修建过，一九六〇年也动工修建过，两次都因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被迫下马。水库一旦建成，全公社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耕地可以变成水浇地。这一回，贫下中农决心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他们说：要人我们出，物料我们备，资金我们筹，粮食我们带，我们只要求公社党委两个字：领导。据怡书怎么能拒绝贫下中农这个完全正当的要求呢？他只能全力以赴地担当起自己的领导责任。此刻，他和社员们一起修水库、建大

寨田，干得正带劲，忽然从“上面”刮来一股阴风，说什么上八里公社领导班子是“典型的生产党”，“脱轨转向”。工地上的一个富农分子，乘机进行破坏捣乱，胡说什么公社党委领导群众修水库“是空想瞎干”。

琚怡书乍一听说来自“上面”的批评，心里为之一怔。一股阴风，勾起了他的万千心事。文化大革命前，他曾经是那种“社员在地里干，自己骑着洋车转”的干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过贫下中农的批判。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他和郑永和同志在愚公洞参加劳动，休息的时候，一起谈过心。他们俩悔恨过去，展望未来，曾经含着热泪，立下了共同的誓言：“如果工人、贫下中农和革命人民还信任我们，还叫我们领着干，我们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踏踏实实地带领群众，干一番事业！”成立革委会的时候，他们分别担任了县和公社的第一把手。从那时起，琚怡书处处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他和县委领导同志一样，也在一个大队蹲点劳动，大忙季节，常常天不明下地，“一天两送饭，两头见星星”。有时正干活，客人来了，他回去接待来客，客人一走，又下地了。上八里公社农业生产停滞不前的局面被打破了，到处都出现了一派团结战斗的新气象。如今新的战斗刚刚打响，琚怡书怎么也想不通，那个“上面”的精神怎么和工地上的富农分子竟是一唱一和的呢。公社党委决定实行开门整风，把各大队党支部书记和贫下中农代表都请来，把一切都端出来，请他们发表评论，判明是非。

“干部带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带头转变作风，好得很！”

“苦熬没熬头，苦干有甜头，早要这样干，早变样啦。”

“我们要以大干换大变。谁要破坏我们的水利建设，我们就和他拼到底！”

贫下中农的响亮回答给了据怡书以巨大的力量和信心。他决定去找县委书记郑永和同志谈谈。谁知道，县里也正流传着关于郑永和同志的种种流言蜚语。郑永和也在想着这门心事。据怡书向郑永和汇报了事情的始末，郑永和坚定地回答说：“看准了就办，决议了就干，再大的困难也不变！”随后郑永和还通知县里有关部门，给他们拨去钢筋、水泥、粮食以及民工的生活补助费，坚决支持上八里公社搞好水利建设。

据怡书发动贫下中农对这个富农分子的反动言论开展革命大批判，进一步激发了广大贫下中农的社会主义劳动热情。风再大，天再冷，过春节也没有停工。石门水库的建设工程继续胜利进行。

一年以后，真相大白。林彪反党集团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败露，自取灭亡。从此，全县开展了一浪高过一浪的革命大批判的热潮，声讨林彪反党集团的滔天罪行，批判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从此，辉县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更加精神振奋，斗志昂扬地展开了改天换地的伟大斗争。

“有了共同的实践，

就有共同的思想情感”

在辉县，每一个改天换地的场所，都有县、社或者大队干部在那里同贫下中农一起参加劳动，在劳动中同贫下中农

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他们说：“有了共同的实践就有共同的体验，有了共同的体验就有共同的思想情感，有了共同的思想情感就有了共同的语言。”他们同贫下中农心能够想在一起，话能够说在一起，路能够走在一起。

四年前，拍石头公社党委书记孙钊，领着二十多名干部，拉着几辆装着行李和其它杂物的架子车，来到了县城东北深山区拍石头大队。他们是带着县委的指示，要在这里建设一个新的公社，建设社会主义新山区的。可是到达拍石头大队一看，眼前只有几所低矮的民房。公社机关往哪里安？有人轻轻地问孙钊：“咱得先盖点房、安个窝吧！”孙钊说：

“贫下中农都一心想着搞好山区建设，改变山区面貌，咱们的心也要往这里想，力气也要往这边使。”他们只租用了一些民房，门口贴个“辉县拍石头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的纸条子，新公社就开始办公了。孙钊在革委会门前大柿树下开了个三百来人的群众大会，宣布“决心跟大家同甘共苦，共同改变山区面貌”，并说：“公社党委决定先建坡，后建窝，粮食不上‘纲’，公社不盖房。”新公社成立以后，孙钊同他的战友们便一人置备了四五件农具，分头到各个生产队去蹲点劳动，带头流大汗，干重活。到了冬春季节，公社便封了门，全班人马都开到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地，连炊事员也赶上猪到工地做饭。头一年，他们修成了黑鹿河水库。第二、第三年在寨洼、茅草爻修公路一百多里、平车道四十多里，使全社十五个大队，队队通汽车。第四年在照壁山修转山渠，使全社水浇地面积扩大到六千多亩。今年，他们大战郊东沟，在那里拦河打坝造地。经过连续几年的艰苦奋斗，这个公社的粮食生产不仅上了《纲要》，而且过了“黄河”。

按照公社党委原来的打算，可该盖房子了吧？县里又给他们拨了八千元，让盖房。可是公社党委又一研究，感到还是改变生产条件要紧，又把这笔钱用到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上去了。

今天，在辉县，“为革命创大业”，已经是舆论的中心，人心之所向，千百万人愿意竭尽全力为之奋斗的目标。城关公社人多地少，贫下中农说：我们这里怎样才能为国家作出更大贡献？今年元月六日，公社党委书记王绍义带着四十多名公社干部，一千五百多名社员群众，迎着风雪，浩浩荡荡，到了离县三十多里一片名叫“洪洲城”的乱石滩里，安营扎寨，掏土造地。这儿前不挨村，后不着店，人们就在乱石滩上挖地洞，上头棚点玉米秆，当作住室。他们就在那风雪交加的乱石滩上，挖坑窖石，取土造地，经过三个多月的艰苦奋斗，造地两千五百亩，植树三十万棵。目前还在继续大干苦干，决心今冬明春再造地三千亩。

广大干部同贫下中农流在一起的汗水愈多，感情愈深。急贫下中农所急，想贫下中农所想，已经成为广大干部的自觉行动，成为一种崭新的社会风尚。

一九七〇年八月一日，辉县发生了一次特大洪水。当天夜里，县委负责同志和县委机关的全体干部，蹚着齐腰深的洪水，帮助群众抗洪抢险，一直战斗到天明。此后十来天，县直各单位都实行半天工作、半天劳动制度，每天下午，全体机关干部都拉着架子车，给灾区群众送砖瓦，送木料，帮助灾区群众重整家园。

一九七一年冬天，张村公社黄道水、宰河、流河等几个大队贫下中农，为着造地、治水、修路忙了一冬天，到腊月

二十六日，许多人家过年烧的煤还没有着落。县委领导同志发现了这个问题，当即动员县委机关和县工业局、农林局、邮电局、公安局、机械厂、化肥厂、人民医院等部门的职工，给山区贫下中农突击送煤。他们筹集了一批架子车，二十六日下午装好煤，原定第二天清晨出发。晚上，天气变了，西北风呼呼地一阵紧似一阵，并且开始下起雪粒来。大家说：“不能等明天了，雪下厚了山路更不好走。”当天夜里十二点整，一百多人拉着几十辆架子车，迎着风雪出发了。他们摸黑行进，一溜上坡，走了五十多里，到第二天上午才把煤送到贫下中农家里。许多贫下中农说：“你们这样做，真是雪里送炭啊！”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最近，石门水库、三郊口水库、后庄水库工地上传来消息，说是水泥、炸药供不应求，影响施工。县直机关干部，又亲自拉着架子车，往返二百里，给他们送炸药，送水泥。

五年来，郑永和同志平均每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一百一十天。县委、县革委、公社、大队的主要领导成员以及广大干部，也都经常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一九七二年，县委常委、县革委常委平均每人八十天，公社党委书记平均每人一百七十八天，今年一月至十月，县直属机关干部、公社干部平均每人一百四十三天，大队党支部书记平均每人二百三十天。

“领导能抡锤，群众管劈山”。各级干部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人民群众也真心实意地支持干部抓革命、促生产。这种亲密无间的干群关系，产生了无坚不摧的战斗力量。几年来，全县兴修大小水库三十一座，打机井四千三百多眼，筑成石渠、水泥渠道两千五百多公里，灌溉面积已由一九六